

國父業師程君海

鄭亨芬 (總統府資政)

讚賞帝象實踐其志

清末民初國父孫中山先生少年時代的業師程君海先生，學紹程朱，心存正義，憤清廷喪權辱國，絕意仕進，安貧樂道，傲履尊榮，闢經講學，潛心著述，其抱德高篤，學粹操清，堪稱近代文中子，在儒林中樹立典範；而高風追尙父，更永挹清芬。爰將君海先生生平事蹟及與國父的關係，就有關資料及所知者，謹擇要敘述，藉表欽遲之意。

君海先生諱步瀛，字守堅，別字籍笙，號君海，廣東中山縣南朗人，儀容頎秀，天資聰穎，幼涉經史，於諸子百家之籍，無所不窺，未成年即補博士弟子員。憤清廷顛預誤國，摒棄仕途，講學於翠亨村；當地父老欽其學行，紛遣子弟從遊，國父曾執贄受業。國父在自傳中，謂其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君海先生即爲國父當年受業的經師。先生教誨學生，不僅傳授學術，尤注意思想的啓迪，義理的闡發及德性的培養，常對學生講述滿清入寇中原，殘殺漢人，與文字獄，以及喪權辱國的史實，意氣慷慨，使聽者民族意

識油然而生，民族氣節爲之激發。厥後國父倡導革命，卒達推翻專制，創建民國，成不朽的偉業，固由於國父天資聰穎，才華蓋世，志行堅貞，有領導羣倫的器識；而君海先生當日爲國教導英才，使國父得受春風時雨的陶育，當可窺知其端倪。

當國父致力革命，遭清廷下令緝捕之訊，傳至翠亨村時，君海先生方舉杯飲酒，聞訊擲杯而起曰：「帝象（國父學名）果能實行余志，誠不負所望矣」。國父師事君海先生時，先生嘗以「虎豹誠能格」五字命對，國父立應曰：「龍蛇未可知」，因知國父非池中物，益悉心教誨，蓋以光復神州之責，早屬望於國父，而國父終不負其所望。

民國成立後，國父屢邀君海先生襄理文案，先生賦性恬淡，均以體弱不勝繁劇婉辭；國父知其家境清寒，遂按時撥給津貼以報之。先生持躬嚴正，嫉惡如讐，待人則誠摯謙和，溫恭有禮；且心存惠濟，平日調人之急，解人之困，則惟恐不及，其事蹟尤爲鄉人所稱道。晚年隱居家園，以國學授族中子弟，顏其堂曰「濱海讀書堂」，

平日所爲詩文甚多，現在典籍可考者，有「孫中山傳」、「易學闡微」及「濱海讀書堂詩集」等。

書勉兒輩抗日救國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其哲嗣少籍兄負笈穗垣，與全市中上學校學生成立抗日運動聯合會，領導廣州愛國青年奮起抗日，君海先生聞之，頻馳書勗勉，告以暴敵憑陵，一切努力均應以救國爲目標，並謂爾能獻身救國運動，實獲我心，勿以家庭爲念。其對藩陽當局不戰而棄所守，痛恨至深；繼見日軍節節進犯，國際聯盟復無法制裁侵略，憂憤成疾，至二十一年一月卒告不起。當時敵寇未殲，哲人遽萎，不啻含恨而終，其熱愛國家，有足多者。

君海先生哲嗣少籍兄，夙承庭訓，刻苦奮發，領導廣州青年救國運動，成績斐然，先後兼任省立工專、省立勸大工學院教師。抗戰期間，奉中央任命，派爲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深入敵後工作，貢獻良多。現在美從事學術研究及著述，頗有成就，繼志有人，克紹箕裘。

我生也晚，未及親炙君海先生，惟與其堂弟

中外雜誌

天固先生及其哲嗣少籍兄相識。當我擔任廣東國立中山大學特派員時，曾陪同天固先生接任該校法學院院長。天固先生早歲加入同盟會，追隨國父參加革命，在美學成歸國，曾任廣州市長、實業部長及駐墨西哥與駐巴西大使等職，嘗晤承教益，而與少籍兄亦常有書信往還，因此得知君海先生的生平事蹟，欽慕其人。現在舉出與國父在廣東領導革命局勢發展及黨史極有關聯的兩件大事，更可見其與國父的情誼。

規勸海軍効忠元帥

第一件事是國父領導護法之役：民國六年，段祺瑞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爲對德宣戰問題，不滿舊國會，嗾使督軍團迫總統黎元洪解散國會，釀成復辟之變。黎元洪去職，馮國璋繼任總統，段祺瑞仍爲國務總理，雲南督軍唐繼堯首先通電反對。國父由日本返國，先到上海，號召西南各省，擁護約法，恢復國會。當護法運動開始時，國父於上海哈同花園和海軍總長程璧光及唐紹儀、伍廷芳、岑春煊等計議，由程璧光率艦南下，鞏固粵省根據地。其時粵省督軍桂人莫榮新，握有實權，程璧光主張不宜在粵組織軍政府，恐招致莫氏及桂系實力派的不安，反致債事。惟國父對護法大計，則主張在粵組府，集中力量，以期統一號令，共策進行。無奈程璧光對桂系及莫榮新有所顧慮，其見解與國父相左。但國父對其所持護法主張，至爲堅決，復以艦隊已經南下，一部份舊國會議員，又相繼集中粵省，倘無發號施令的最高機關，將無以維繫人心，而利策動，

遂對組府的策動，更加積極。

顧當時粵中實力，事實上操於莫榮新之手，而莫氏是否真心擁護革命，至屬疑問。所以國父以爲若得海軍傾誠相助，其他問題，則易解決。惟國父知道程璧光和他的見解不同，「甚至認爲玉堂（程璧光字）之態度，亦頗難測」，此時想得到他的贊助，殊不容易，乃物色向來和他接近而又能與他講話的人，從旁疏解。國父除囑咐天固先生付以斡旋之責外，並以君海先生「與璧光交誼極篤，託其設法勸導，使璧光捐除成見，共策進行」。君海先生深知當時革命環境及程璧光對扭轉局勢的重要性，遂毅然接受國父的委託，一再向璧光婉勸，卒能使其盡捐成見，與國父衷誠合作，其所率的海軍全體將士，効忠共和，聽候國父調遣，革命的實力，爲之驟增。

程璧光態度轉變傾向革命後，國父乃與程璧光及其所屬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共商大計，從容部署，於民國六年八月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組織軍政府，選舉國父爲大元帥，程璧光被任爲海軍部長，自此對國父益竭誠擁戴；廣東革命基地得以鞏固。後來程璧光被反對派狙擊，殉職於海珠碼頭，國父聞變，立刻到現場抱屍痛哭，飭嚴拿狙擊兇徒，咨國會非常會議優議程璧光榮典，及准國會非常會議議決國葬，均有史實可徵。揆諸程璧光之捐除成見，傾向革命，開府後竭誠服從，增強革命陣營，追源溯始，固緣於國父欲「爭回真共和，以貫徹救國救民之宗旨」，及大度包容，精神感召所致；而君海先生受託一再懇切婉勸，動之以情，使程璧光透徹認識革命之大義

，其功實不可沒。

三絕文字萃於一書

第二件事是：國父當年駐節廣州時，見市面有關於述他少年事蹟的書籍，類多不實，他知道君海先生最清楚他少年時代的情況，遂特請君海先生撰寫「孫中山傳」，將其真實事蹟，詳爲紀述，公之於世。現「孫中山傳」原稿雖因日軍侵港時散失，而當日題跋之林直勉先生已去世；惟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黃麟書先生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在其手書程君海先生墓表題跋中，曾敘述其事，原文云：「民國二十一年春，程少籍兄曾以其先翁君海先生手著『孫中山傳』見示，內容記述國父少時事蹟甚詳，文辭典雅，書法秀逸，傳中並有國父手書補充資料，尤足珍貴，林直勉先生曾題跋於卷末，稱爲研究國民黨總理事蹟之重要文獻。抗戰事起，少籍兄爲保存先人手澤，將君海先生所有遺作，運港珍藏，不意竟毀於日軍侵港之頃，惜哉！」又程天固先生在題跋附識中亦云：「查跋中所稱『孫中山傳』原爲國父面囑先伯兄所撰述者，內容側重國父幼時及少年事蹟，國父並親筆離鄉後經過事實甚詳，時人以國父及直勉先生與先伯兄三人文字，萃於一書，稱爲三絕。本已什襲珍藏，不圖竟罹浩劫，誠黨史一大損失也」。再據程少籍兄補記，君海先生墓表初版面世時，林翼中先生曾告訴他說：君海先生所撰「孫中山傳」原稿，當日黃麟書先生置於粵省黨部常務委員室中，他和各委員均曾展閱，咸謂斯篇對國父少年事蹟及其從事革命活

動情形，記述詳確，為研究近代中國史者提供珍貴資料，且文字優美，尤非常人所能及，真不愧國父經師之傑作。並笑着對程少籍兄說：「得閱此原稿，目前在港居留者，除黃麟書先生外，尚有我這副老骨頭也」（按林翼中先生時年九十六歲）。根據以上記載，君海先生在其生前曾受國父之囑，撰寫「孫中山傳」，當屬信而有徵。

國父終身執禮甚恭

此外還值得一述的，就是國父對其業師君海先生禮遇甚隆，始終不衰。據曾任廣州軍政府外交部秘書、司長及我國駐印度加爾各答總領事等職的朱麗泉先生記述：西元一九七三年（民國六十二年）夏天，程天固先生約其若敘，曾告訴君海先生其在廣州，常為國父座上客，彼時追隨國父而認識君海先生的人，僅存李宗黃和張發奎兩位先生。他已馳函臺北李宗黃先生，請為君海先生墓表題詞紀念，並記朱先生轉致張發奎將軍，亦請為其墓表題詞。朱先生即如囑往晤張將軍，當張將軍覽畢墓表全文後，曾向朱先生說出當年他對國父敬師所得的印象。張將軍說：「當年在廣州，有一次我見到一位身軀瘦長、鬚髮斑白，穿着淺藍色長袍的老先生來訪中山先生，接見時，中山先生對之十分恭謹，異於常人，接着便和這位老先生娓娓深談，略無倦容。灑別時，中山先生又十分客氣的殷勤相送。我當時看在眼裏，覺得有些奇怪，中山先生為什麼對這老頭兒如此尊敬？後來才知道他是國父在翠亨村讀書時的老師——程君海先生，這一幕令我印象深刻，至

今記憶猶新」，少籍兄也曾告訴我：他少年時隨其先君謁見國父時，見國父對其先君執禮甚恭的印象，至今猶歷歷難忘。

當國父師事君海先生時，先生尚未入泮，以後始考取秀才。因君海先生祇長國父六歲，年齡差距不大，性情思想皆甚接近。君海先生並非國父的啟蒙老師，而是在翠亨村最後從遊的老師，但國父對君海先生禮遇特隆。黨國元老鄒海濱先生於民國三十四年冬手書：「帥傳遺居」題四字君海先生故居前門匾額，蓋以國父曾任大元帥，故以「帥傳」稱君海先生，亦寓有國父敬師之主義。國父對少年時代的業師，始終恭敬不渝，這種尊師重道的美德，誠足為天下萬世法式。

墓表題跋流傳中外

君海先生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病逝後，葬於故鄉，其門人陸華顯撰寫墓表，請胡漢民先生書就，勤於貞珉，在葬四十餘年，其故鄉迭罹變劫，原日墓地已夷作農場，墓碑亦遭毀棄。其堂弟程天固先生念君海先生一生恬淡，雖為國父師，曾不以此而干祿，僅於幕後為國父策劃，晚年潛心著述，以供後學之研摩，其安貧樂道的精神，殊堪為後人矜式，為發揚其德行起見，爰將墓表籌備刊行，特浼梁寒操先生將墓表重書，函由彥棻陳奉先總統將公頒題檢，及請黨國諸先進題詞刊行。

迨六十年夏，程少籍兄應邀來臺，參加其文郎應屆國防醫學院畢業典禮，攜同君海先生墓表英文譯稿來晤，並謂為使國父少年事蹟及其先人

行誼，得以流傳海外，特將墓表逐譯英文，夙知葉公超先生學貫中西，囑我轉請將譯稿予以審訂。時當盛暑，葉先生方從事於國際漢學會議，公務正忙，惟以少籍兄遠來求正，遂於百忙中撥冗將譯稿詳加修訂，親交少籍兄攜返付梓出版。

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少籍兄復將君海先生墓表及英譯本合訂面世，囑我作一序文。我因君海先生墓表的刊行與英譯稿的修訂過程均參與其事，嘗略敘其梗概，藉表欣慰之忱。現君海先生墓表及英譯合訂本已面世，分送各國國家圖書館，各大學圖書館及海外華僑團體藏，供研究中國近代史者之參考，而使中國近代珍貴文獻普傳於世，君海先生可謂不朽矣。

編輯部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旅遊記趣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篤趣，來稿以六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留影印底稿）。